

永樂大典

卷三千一百四十
六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百四十六

九真

陳

陳詳

晉江志詳晉江人年十八登紹聖四年第為南劍州推官尚書黃裳妻以女亡故學其裝歸以觀之詳不為視乃反之歸以其婦與張請為齊年進士請題其里曰通籍終通判濠州姪孫研

陳研

晉江志研字叔執一字季顯乾道丙戌進士淳熙間官臨汀言從之權貴嘗欲引為御史先諷之擊故相研曰鄉議不可犯故相不可彈以忤意去提點湖南刑獄水富者子吝於施為乞人斃以死官吏利其賄反抑死者家為誣告在理十五年家且破獄上研平反之徒計度轉運使屬州故有鐵纜錢肆馬民病甚研曰今無用鐵纜而折直未除何也悉去之入遷起居郎卒年七十八研有經學詩書易禮有解里人師之從弟磯字叔振登慶元己未第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百四十六

陳攄

四明志攄字君益四明人紹聖間為將樂宰興崇學校獎進士類政尚愷悌每遇水旱為民請禱根於至誠款答如響先是將樂之俗家舉一子富者不過二子餘悉棄之攄至諭以天性申以令甲有犯者無不窮治自是民生子不敢不舉男陳其名女陳其氏者接吟辛於官邑人思其遺德為祠堂祀之遇旱禱雨輒應以至鄰境時有雨暘之請紛至祠下乞靈各遂所祈部使者得之與議以其有功於民乃請於朝乞賜廟額朝廷可其請賜額旌福廟

陳次升

宋史列傳次升字當時興化仙游人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安石字說招諸生訓之次升作而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鞅之能行政而為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第進士知安丘縣轉運使吳居厚以聚斂進檄尉罔征稅於遠郊得農家敗絮捕送縣次升縱遣之居厚怒將被以文法會御史中丞黃履薦為監察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先是蹇周輔父子經畫江右鹽法為民害次升舉劾之還言額外上供之數未除異日必有非法之效願從熙寧以來創行封樁名錢悉賜豁免又役法未定人情熒惑乞速定差顧及均數之等先為之節

永樂大典

卷二一四六

而審行之提點淮南河東刑獄紹聖中徙為御史轉殿中諭章惇蔡卞植黨為姦乞收還威福之柄禁中火弓出西方次升請修德求言以弭天變掖庭鞠厥罪獄次升言事關中宮宜付外參治今屬於閹寺之手萬一有寃滋貽後世譏濟陽郡王宗景請以妻為妻論其以宗藩廢禮為聖朝累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怨望卞又與同鄉里故延真憲府欲使出力為助擠排衆賢而一無所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搢紳次升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教榜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教榜適所以誑天下非所以示大信也又論卞容周種貪鄙鄭居中憒佞由是惇卞交惡之使所善太府少卿林願致已意嘗以美官次升曰吾知守官而已君為天子卿士而為宰相傳風旨邪惇卞益不樂來問白為河北轉運使帝曰漕臣易得爾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追廢之議次升密言光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願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聞陛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言陛下無殺流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慷慨喜求人過今使送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不遣次升累章初章惇皆留中帝嘗謂曰章惇

永樂大典卷二千四百六

二

文字勿令絕次升退告王鞏鞏曰君胡不云諫臣耳目也帝王心也心所不知則耳目為之傳達既知之何以耳目為居數日徙入見帝中前首乃以鞏語對帝曰然顧未有代之者爾說不免去京師富家乳婢怨其主坐兒於上而高呼者三連擊獄次升乞戒有司無得觀望帝問大臣何謂蔡卞曰正謂觀望陛下爾誣其毀先烈擬攝監全州酒稅帝以為遠改南安軍徽宗立召為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竄惇於雷居卞於池出京於江寧遷右諫議大夫獻體道稽古修身仁民崇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崇寧初以寶文閣待制知穎昌府降集賢殿修撰繼又落修撰除名徙建昌編管循州皆以論京卞故政和中用赦恩復舊職卒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安世稱其有功於元祐人謂能過呂升卿之行也它所言曾肇王觀張庭堅賈易李昭杞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公議或不謂然蒲陽志先是侍御史陳次升乞罷言官並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曾布力爭不得乞降黜范純禮徐進曰次升所陳不過防執政官引用親黨及罷黜不附己者耳苟執政官無所私固所不卹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安用深責之也上以為然又殿中侍御史龔夬兩上章言尚書左丞蔡卞操心深險前則陳次升因事被逐後則鄒浩以言獲罪已而龔夬言

翰林學士蔡京朝廷不以失言為然去將去位陳瓘上疏言紹聖以來七年間五逐言者常安民孫諤董敦逸陳次升鄒浩五人者皆與京異議雖間以他罪遣而京之所惡無不去者且京欲有罪族類榮徽宗即位除次升侍御史公對論三省大臣曰近肆為謫計但避專權之名而陛下每有差除陽為承行陰論繳駁上以侵陵主道下以竊弄國權若不辨之於早則堅冰之患至矣又言朝廷之事宰相得以行之臺諫得以言之上下相維所以存大公之道近來除授多出大臣不緣聖選切恐相為此周欲乞今後臺諫官若除授必出宸衷既而遣諫議大夫公又言章惇父居按路迷國誤朝殘人害物陛下又承大統肆為異論及為山陵使先之幕次大并舉陷於泥中惇既不能隨從又謂元祐皇后不從其請惇既不忠又欲置元祐皇后於有過惇遂請知越州又言蔡京職為翰長委蛇經幄日侍清光可謂貴臣而乃卑躬屈已親昵閹官原其設心實欲令其同陛下起居滯宮禁事於是京落端明殿學士從舉洞霄宮未幾京黨復熾其勢已成遂除公給事公當批駁力莫回天以寶文閣待制出知潁昌自京竊國柄奸言日至降充集賢殿修撰後又坐乞留陳瓘滿洪鄒浩連累臣僚除名建昌居住復崇寧四年八月御筆次弟量移遷謫臣僚移荆湖南

永樂大典卷三百四十六

北路五年星文變見上慨然悔悟特加英斷元祐元符末係籍人等朝堂石刻奸黨石刻併令除毀復公朝奉大夫提舉亳州明道宮繼復寶文閣待制終于真州之私第平時遇事敢言雖鼎鑊刀鋸在前曾莫之卹諫論集待制陳公行實公諱次升字當時行第三十乃十四朝議之次孫正議大夫之次子母王氏二十九娘東坡人贈碩人族處于仙谿龜峯之下公少小時庭前有荔枝樹少熟公登其上正議公晝寢夢有祥龍蜿蜒其上起而視之乃公也正議公心甚喜之而不自負方發蒙時讀書一過即成誦及州角喜探瓶弄墨出一二語以為時輩所印可長遊鄉校屢先諸子鳴嘗月試夜歸境有神堂祠者為一鄉之靈迹公至其所忽聞呵聲曰避待制公窺之寂無人迹乃知神物之顯異也熙寧六年癸丑余中榜賜同進士及第是時公之伯仲如知縣公次顏教授次寵士曹公次宗皆力學起家閭里稱耀公初調虔之獄椽虔為江西劇郡齊民天性豪悍動相爭擊海繫囚圍自公視事剖決精明庭無留獄前此有猾吏踵四者盜發官帑按驗不服公至槌其奸狀即日伏辜郡將以此喜公力為於朝除和州防禦推官秩滿改宣德郎率密之安兵安兵號為難治前率以失職去官時州從事攝政及公下車從事首告公以此邦獄訟最繁嘗斥大獄字公

曰子何不教我以無刑乃教我廣獄耶卒不聽公一館錄章以忠和愷悌
為政民訟于庭者案牘相衝公以理開曉之皆心服而去踰月從事行縣
而圖空於是歎服元豐七年甲子移英州簽判適神祖末年深厭新法之
為民病寤寐英才未赴上聞有旨促公到闕召對便殿上首問公以卿自
外來知朝廷青苗免役等法民安之否公條疏其利病且曰聞陛下慨然
悔悟之意遠方之民日有主氣上首肯之得旨與監察御史公一入臺糾
察庶務振刷宏綱風米凜然權貴褫氣上嘗以諸路監司責任不輕朝廷
當考其煩急括免與他慢者議遣使按察會上晏駕不果元豐八年二聖
臨御朕先帝遺意四月遣公按察江南西路公即駕輅車一入其境百姓
遮道陳訴官司押配買鹽之弊公遂撤州縣即為那移均減回奏漕臣蹇
序辰父子虛張鹽額勒令承買煩勞州縣欺罔朝廷時正言王公觀亦論
列之蹇序辰父子鑄降有差五月遣公按察提舉荆湖元祐更化公乃還
朝供職二月司馬文正公當軸登用正人一時名流如劉摯蘇轍范純仁
王岩叟等並居言路公之挺直不減諸公而和平溫雅過之公以幸遭明
時言事無隱初保甲之行貧民苦於冬校元豐末詔府界三路或家止有
一丁病患未該破丁者及第五等以下土地不及二十畝者並免至是有

永樂大典卷三百四十六

四

衝改其法公上疏力爭乞休元豐八年旨揮以安存貧下老弱之民王文
公用事之日獻利之臣惟務括免上供之外別置封樁錢皆溢數以取於
民公皆乞罷之又乞張官置局許之訴理庶用法過當事涉冤抑者皆得
伸雪無非切中時病未幾九月文正公即世諸賢已有相攻之際公乃力
丐外補十月得語提點淮南刑獄公去國未踰月而朋黨之事起矣公雖
自中補外處之泰然有部吏者初公微時宰邑僊遊嘗與公有隙及公之
來負題求去公曰吾不以私廢公乎盡心民事可也既而薦以劾章其人
益慮媿且服公之德量甫及一年易節詳刑淮東時諸道監司奏課惟公
為最到闕除兵部員外郎就職甫月餘丁內外艱公自中都扶柩歸里雖
寒月而靡履不輒免服之日不肯赴闕有旨促公至則除刑部員外郎公
明練典章雖老吏莫肆其姦巧律令格式為之一正八月遣公提點荆湖
刑獄公元豐間司按察日已熟識一方之利病至則首舉行之吏民相安
惟恐其去紹聖二年再除監察御史時參用熙豐舊黨善類繼引去公處
群小之中挺然特立每朝廷有政事輒慷慨力爭上嘗欲幸金明池所造
龍船極工巧言千金之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倚衡聖主不來危不徵幸
又言陛下勤儉過於夏禹有司不能宣明德意所造之舟其費不貲游幸

之日天乃大風豈非愛佑陛下而使覺悟乎上嘉納焉閏月除殿中侍御史勸上收威福之柄反覆數百言仍奏臺諫官當出聖選如近日監察御史三人關命翰林學士御史中丞共薦三人所召者二人而已未審出於陛下之意或出於宰相之私若出執政近臣豈能免天下之議此源若開臣恐異日臺諫阿輔權臣而負陛下矣今後若近臣為舉並須召對視其人才去取出於聖斷又言為治之道莫先乎用人用人之要莫大乎辨邪正何謂正知君父為尊而不麗於權要所謂正人也何謂邪執政之所急則從而擠之執政之所喜則從而譽之不顧公議惟執私恩所謂邪也故古之聖王以治道為本在於進退人材進退人材乃人主作福作威者也故邪必去之而天下所共棄賢必任之而天下所共喜今朝廷除命一下縉紳必相謂曰若非權貴之親則門下之士或一年之間屢進論其人則無可稱之善或陛下之所黜而權用愈速姦佞貪污因人所論其進益銳如此則豈足以盡天下之公議哉望聖慈收還威福之柄進賢在於必果無為奸人所移黜邪在於勿疑無為朋黨所庇特禁中失火公言災異之來必有所因自古聖王德雖甚盛世雖甚治必恐懼修省祇肅天戒故祖宗以來聖德可謂盛矣治具可謂修矣每遇變異常恐其不速內則小心

以求諸已外則下詔以求直言伏望聖慈追而行之上答天變下達民情儻愚者之言或有一得庶幾聖政有補萬分又因星變上疏曰自古有道德之君天心愛佑之時出變異以警戒之竊聞陛下謙冲退托下詔損常膳避正殿能秋宴求直言此盛德之舉社稷之福也然考之故事先朝有星變必須頒赦恩以滌幽枉臣欲乞斷自聖衷施行庶使變異自消福祥自至時大臣摺撫舊事增過元祐臣僚適汪浹李仲等送吏部與合入差道錄黃行下以元祐間所獻文字得罪公言紹聖元年責降呂大防等節文有其餘一切不問之語今汪浹等以上書得罪則前者初勝殆成虛文豈不有傷國體繼又差官置局編排元祐章疏公言臣近奏乞宣諭大臣遵守初勝未施行間今欲以人言之失致之有過之地則初年詔令嘗許自新適所以快天下疏入不報三年十月侍講官常立上殿公奏謂立嘗以父秩行狀中國史院盛舉安石詆誣先帝驚庸肆為無狀以大臣親昵私相薦引特乞黜責以警官邪秘書省周種除著作佐郎公奏謂館閣所待天下之英才人才之所先者莫先於獲行種之獲行無取朝廷進用甚速宜能厭服人心凡十上章乃罷種職初蘇頌罷相來之邵言邵浩交結頌之子弟躐遷博士朝廷以浩教授袁州公言浩學問該博行義修明言者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六

附會權臣妄有彈擊命下之日縉紳咸以為堯今朝廷公明宜在昭雪特乞改正以副輿論左正言孫諤以爭役法不合左遷軍壘公言免役之法實欲使民諫官以言為職既有見聞必須上達其言儻是則當聽納其言或失亦在曲全以示朝廷之容德也三年十二月擢左司諫時章蔡以公乃神廟親擢元祐間多持節在外未嘗顯用謂公必怨望詔聖初特除言官欲其出力排斥祐舊人以為已助公至則首論勅榜反復繼論周禮常立等自此章蔡始不悅嘗令太府卿林頌致誠憫於公曰昨自湖外來復登憲府皆已之力苟相助何患不得美官公曰某知守官而已不知其他公為卿監乃為宰執傳風旨耶頌愧而去章蔡益銜公屢於上前媒孽其短賴上知公朴忠計卒不行會朔方河潰民移大臣欲乘間出公總漕計進呈謂非陳某不可上顧徐曰一轉運之才何難得陳某敢言不當令去左右數日公乞罷臺職章上御筆親推可除左司諫公力辭不就適曾布奏事上前上因語之曰朕除陳某諫官廷議何如布奏皆謂陛下得人上曰尚未肯就職公知眷注之隆遂受命登對方造膝上遽曰久不聞卿諫論公再乞避言路上曰朕親擢卿復何辭公益感厲自奮時姦人擠陷忠良肆行謗毀欲盡真元祐臣僚於死地朝論藉藉上亦疑之因公奏對上顧

永樂大典卷三十一四六

六

問近日朝廷有何議論公遂奏曰臣聞小人橫議搖動宣仁徽號如臣所聞宣仁保佑聖躬終始無間若姦臣疵毀輒有議論不惟有虧聖孝且失人心上諫然曰卿何從得公曰臣職許風聞苟有所聞當以忠告陛下不當詰臣所從來願勿聽銷骨之謗上首領之者再元符政元京等與同文館獄竟不得其要領乃更遣呂升卿董必使領外欲盡殺元祐黨人公聞之亟見上奏曰陛下初欲保全元祐臣僚今乃欲殺之何耶上曰無之無之卿何為出此語公曰以升卿為廣南按察豈非殺之耶升卿乃惠卿之弟元祐間負罪家居其人資性慘刻善求人過今使權使節元祐臣僚遠謫之地理無全者上翻然大悟即日罷升卿按察職元城劉公安世聞之曰陳當時有功於元祐人居多瑤華獄起一時諫官皆規避不敢言如王山子客問之作田承君墨子之詩皆諷有言責者之默默也公獨氣槩挺挺鼎鑊不避上疏乞寬掖建獄華陽之封二疏之入人皆危之而公獨凜然辨果不勝而中宮將它有建寧適濟陰郡王宗景以侍姬楊氏為正室公上疏力爭言多激烈蓋陰諷焉上雖未公之言罷宗景然楊氏而建立之意之不可回會一日奏大理觀望多致濫獄蓋詆章蔡之苛刻也上問大臣曰陳某言觀望者何十奏謂觀望陛下以激怒耳上默然又以

嘗劾章惇奏人不報一日陸對上謂公曰章惇文字勿令絕了公唯唯而
 退出告王筆筆謂公曰胡不曰上云臣任耳目之官帝王猶心也心所不
 知故耳目為之傳達心若自知何用耳目陸下既知惇胡不罷斥更須臣
 等文字公後數日再對上語及惇公如筆所言對上曰未有代惇者於是
 惇等抵戲求請無所不至而掖廷愈欲公去二年五月貶全州酒稅判詔
 有陳果元祐中所上章疏詆毀先政朕嘗含容其過庶使自新復敢徂習
 故態觀望言事之語上以湖南地遠當遣江南章蔡遂移公南安軍南安
 地隣梅嶺瘴癘之鄉上初不知及謝表至上始悟馬將舉移而上已大慚
 矣徽廟入繼大統登用正人詔起公知廣德軍四月降制書曰勅知廣德
 軍陳某朕收集忠良布在言路而臺端處位未稱朕意為國司直爾惟其
 人惟爾敦厚清明屢膺耳目之寄有聞必告處人所難朕惟汝嘉起自謫
 籍處以樞榻使參中司推爾平日之心為予初政之助事有不當於理臣
 有不協于極悉意抗論副予虛懷可侍御史公既至上以公歸自嶺海問
 勞再三公退而上六事凡類千言一曰法天二曰稽古三曰修身四曰仁
 民五曰崇儉六曰用人上俞允之元祐中詔修神宗實錄至紹聖中曾布
 阿章惇蔡之旨上言謂神廟實錄司馬光等記事不實乞用王安石手自

永樂大典卷五百四十六

七

編寫奏對日錄進入重修左司諫陳瓘為專堯集以獻力辨其非不賜施
 行至是公上疏爭之且言神考一朝大典僕容史官任其私意紊亂事實
 何以彰聖孝之至凡四上章時陳瓘鄒浩龔夬等同在言路天下拭目新
 政公等尤以指斥姦臣薦引善類為任九月公言章惇自登揆政任私言
 公奉使山陵措置乖謬於是惇乞罷政公又率同僚陳師錫陳瓘等言惇
 包藏陰謀助尊私史擅興軍旅妄詆宗廟數事惇遂有潭州之命公又言
 貶竄太輕未快輿論又上疏論列之惇由是遠謫雷州先是諫官言京下
 兄弟同患相濟違朝誤國宜正典刑於是謫居太平京出守江寧公至是
 又言蔡卞備位政府肆行姦謀竊弄賞罰私報恩讎時人目為笑面夜叉
 今又分務仍居善地何以懲奸辱移卞池州公言池與太平乃是隣壤罪
 大罰輕未愜眾議又言奸邪凶險陰害善良呼吸群小交通內外今龍以
 端殿委之帥府委是失刑辱罷京職名又言京親昵閹宦漏泄宮禁原情
 嚴辟宜即投荒京由是提舉洞霄宮河北轉運使張商英不候朝旨開臨
 河界沙河虛費人力三十村之民不可復耕公乞罷役且正其罪商英等
 職知隨州錢適除殿中侍御史公言錢適假曾肇之名為一豪戶探墓誌
 又假肇書受豪戶金有無未白肇今為翰林學士可問而知若果有之盜

詐之人豈可以任天子耳目之官。及親聞德音。謂其假聲名為父撰墓誌。銘撰銘若無利害尚爾欺詐。若論列朝政利害有大於此者。能保其勿欺乎。後章再上通竟罷臺職。憲序辰以龍圖閣待制知揚州。公言序辰紹聖初以蔡卞引拔。實在都司。日游章惇之門。詳為蔓毒。時安燾為門下侍郎。持論端正。惇甚惡之。序辰陰蓄奸謀。乃令王厚造為謗言。惇則乞起大獄。名為取問。更不審錄。安燾遂罷。執政王震亦以罪逐。無序辰又以元祐理訴為非。毀入劄。乞看詳。責降乃令安惇請其事。自後緣訴理被禍者七八百人。衣冠塗炭。莫此為甚。今尚居從班。承流藩府。伏望特行黜責。序辰由是除名。放歸田里。賈種民除直龍圖閣。陝西轉運使。公言種民自領清汴職事。所辟官十餘員。所役兵夫至百萬。增築狹水堰。月河。但為舟船之害。並無分毫所利朝廷。均見實狹水堰。遂行毀拆。月河存而不用。今聞不住。移文修築。及造天漢等橋。費用不貲。輒行下州縣。自清汴以來。沿路稅務。收到稅錢。並令撥還清河。州縣苦之。無所領在京茶場所收之息。未見實數。而洛口汧汴河兵士任意差使。恣橫違法。略無忌憚。乞罷種民職事。仍付有司。根磨洛口及清汴司茶場處財物務要的確。以公言竊惟陛下紹天明命。入繼大統。發謀定策。盡出皇太后。獨斷國勢。已定章惇。猶肆異

論曾布許將當日皆在簾下不聞一言。先斷大義。今命於布。則曰與參。願命於惇。則曰獲參。願命若不改正。傳之萬世。布等掠定策之美名。掩太母之盛德。其累非細。官者。梁從政當議立之初。與章惇異論。至是已落省職。降官官觀。公奏謂國家宗廟至重。方其危疑之際。輒敢交通。率執肆行。姦謀將不利於聖躬。念其嘗於神宗有攀附之故。猶當貶竄。御藥閣守。勲奏事上前。內侍裴彥臣以手敲守勲。幞頭高聲道曰。莫錯斬人。莫錯斬人。公奏彥臣敢於御前肆為不敬。無人臣之禮。罪不容赦。凡四言之。彥臣遂斥荒外。以至張琳。郝隨之姦狡。李偁。劉瑗之峻侮。公皆極力彈擊之。建中靖國改元。擢司大諫。特章蔡雖已去國。而韓忠彥之弱。不足以勝曾布之姦。薦引除授。多任己意。司諫陳瓘言。皇太后已復辟。而猶預政。出守秦州。公言瓘以風聞論事。偶有失實。祇緣京等肆其奸詐。僥倖進用。唱為此言。脅嚇臺諫。瓘既聞之。遂具論奏。言雖過當。本實為國。今大奸既逐。罪人斯得。瓘之功也。宜在可賞。伏望特賜召還。獎進言路。續又上皇太后書。且言瓘之言。乃得於傳播之妄。烏可為盛德之累。欲望不以瓘之言為念。而以忠諫安社稷為心。秘書少監鄧洵武同修國史。公言。昨以洵武為史院檢討。朝廷謂之不可。遂行寢罷。今又有此差除。命令反覆如此。何以明是非。

別賢否。况洵武父。曾爲御史中丞。爲王安石求賜策。薦其子。嘗及塔。奉
卞館職。神宗察見底衷。親批聖語云。持心頗僻。賦性固邪。論事爲人。不循
分守。今洵武。豈能公心。直筆以發。揮神考之盛德。梁子美。除京西轉運使。
公言于美。天資險利。善於交結。頃緣章博。故權使湖外。紹聖間。責官在所
部者。均被凌電。陛下親政之初。是時與子美同患之人。如張景。濤。董必等。
皆蒙罷黜。于美幸免。又除府界提點。士論扼腕。近除省郎。中舍人。鄒浩。激
駁。特行廢罷。人以其爲當。曾未踰月。又有此差。除刺。廷除授如此。何以信服
天下。又言石僕射。曾布。性稟姦邪。心懷凶險。自登宰席。獨擅國權。如移臺
諫一事。可爲寒心。欲持之正布之典刑。以謝天下。章凡十上。而布巧於固
位。八月。公出使契丹。及境。接伴使來。公設席用苍材。使人不受。公而不傲。
沿路多不遵故事。但曰。今新主也。公一切下正之。及就館。以李儼立卞用
苍之禮。且曰。南朝亦在亮陰中。公曰。本朝故曰。虞主祔廟。後百官吉服。惟
不聽樂。儼曰。花樂相須。既不聽樂。何故用花。公曰。嘗聞三載。四海遺客。八
音。未嘗禁花。虜詞屈。就席如禮。仍告公曰。道宗皇帝。廷試進士。賦。嘗以。南
北。未敢信誓爲題。如聞近日。求爲。慕瑞。是否。公曰。祖宗盟好。誠實白日。兩
朝赤子之福也。崇寧元年。還國。公出使之十一月。曾布進紹述之說。於是

永樂大典卷三千四百四十六

九

上決意用京。使還之日。京之黨與。布滿津要。公雖得旨。試給事中。而力莫
回。天美。四月。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相昌府。京等姦言。治至。降公充集賢院
修撰。而具材。主能庸。尚肆醜詆。言公。元祐初。擅欲取先朝約束。史之。於
是遣使四方。而適當江西。首唱異議。以致惑流俗。依憑群枉。章其時變。附
會姦臣。竊名位。遂落公集賢殿修撰。知萊州。是時京等。報復私怨。紛
不已。十月。論欲廢元符后罪。以公嘗上書之故。任伯雨。張廷堅等。並罷黜。
而公罷居涿州。十一月。論元符未變。史法度。爲元祐者。罪周常等二十八
人。並責罰。而公自涿州。移臨江軍。十二月。論棄涇州罪。以公嘗論可棄。可
守之策。將之奇等十人。並錮降。而公復除名。建昌軍居住。二年正月。中書
省樞會前諫官陳瓘。鄒浩等十三人。曾入章疏。詆毀先朝者。並錮管廣南
諸州。而公貶循州。先蘇公子由亦貶其所。公繼之來。頗能淡而無憾。暇日
別幅中。藜杖。詩酒自娛。雖居瘴雨蠻烟之底。而草石溫劑。未嘗過而問焉。
二公既去。邦人即其嘗遊玩之地。爲堂祠之。名曰蘇陳堂。又有台隱堂。主
今循民崇奉之。惟謹。四年。京等指元祐黨人。司馬光。蘇軾。秦觀等姓名。主
碑於文德殿之東。後上因天變。呈出西方。長竟天。慨然悔悟。特加英斷。
命毀石。剝碑。應元祐元符間黨人。以次序復公朝奉大夫。知漳州。京等復

永樂大典

卷三二四六

用力詆毀以知江南府徐勣知虔州郭知章知福州朱板與公皆元祐姦
朋。詆誣宗廟。今任牧宰。豈能奉行法令。體朝廷紹述之意。遂差公提舉明
道宮。大觀四年十一月。祭京罷相。十二月。復公集賢殿修撰。政和八年。復
實文閣待制。宣和元年。上章告老。續上遺表。終于私第。計聞。持贈太中大
夫。公有行狀一集。讜論一集。見傳於世。公甲申九月癸酉日甲寅時生。己
亥三月十五日卒。享年七十有六。娶朝請大夫郭師愈之女。吉州人。封令
人。再娶李氏十九娘。開封人。七男一女。男曰文伯。曰安仁。早世。曰安義。湖
州長興縣尉。曰安禮。承奉郎。曰安強。承事郎。次二人。早亡。女一人。適通直
郎邵武軍判官林顏。姪一人。曰安國。朝奉郎。致仕。乃公郊奏。補孫三人。曰
永年。迪功郎。初任越州簿尉。再任楚州司理兵曹。長子曰永世。宣教郎。知
臨江軍清江縣兵曹。次子曰永思。迪功郎。吉州廬陵縣尉。兵曹。第三子。姪
孫三人。曰永言。廬州石康縣尉。十三提幹是也。曰大年。初任監泉州石井
鎮。後任福州永福知縣。十四知縣是也。曰利賓。修職郎。德慶府龍水縣丞。
十九通直是也。公生穎悟。推有大志。方為兒時。已嶄然見頭角。衆皆知陳
氏。右侍制。諫議大夫陳公奏議二百七篇。總二十卷。取哲廟聖語。標曰
讜論。其出處大致。公猶于南安丞。安國序于編端。為甚詳。僕竊悲公之直

永樂大典卷三二四六

十

道不得行。而當時國事。可為流涕而長太息也。公受知裕陵。自外僚召對
闕庭。遂除臺察。秦陵初政。絲荆湖持節歸。復官如初。其前後論列。凜有風
采。屬諸賢相。攻力丐補外。紹元間。既入。復出。柄國者嘗遣所密諭意。而公
執論不渝。迨徽廟繼統。超公摘籍中。再登大坡。遂彈曾布。劾章傳。攻二蔡。
章各數十上。是以狙革切齒。諱然而攻者不少。緩夫何公。遭遇三聖之厚。
而獨不為群小所容。蓋一士之諤諤。不能勝衆口之信信。至使一墜瘴鄉。
終不復入修門。豈非公之直道不得行。而大可悲也歟。雖然。元祐之初。使
司馬丞相未即死。章蔡未至大用。未必局面一變。而為紹聖建中之後。使
元長終於奉祠。不復召還。公與瑩中志完二三正人在朝。亦未必局面再
變。而為宣和。錄是言之。豈非當時國事。可為流涕而長太息也歟。嗚呼。小
人之得志於一時。靡所不至。其詆誣諸君子。皆指為姦黨。及公論既定。向
之流落嶺海者。皆名香史籍。回視前日之小人。為世唾罵。曾狗彘之不若。
又孰榮孰悴。孰得孰失哉。昔蘇文忠公序田表聖奏議。以古道直許之。公
與文忠皆元祐黨人。氣節大畧相似。使文忠及見是編。不獨稱之曰道直。
當為擊節三嘆云。昔秦定甲子。新元夏五。紫蓋山逸民陳士壯則中。再拜
手敬書于泌山希點精舍。實文待制陳公讜論跋。漢武帝從汲黯直

諫不至有輪臺之悔。唐德宗從宣公奏議不至有奉天之辱。使宋能從陳當時之諫論。世道不變而為宣和矣。噫君子小人之進退。係天下一大氣數。是時日將昃矣。一木而能支大廈之傾。願乎。然為臣子者。忠君愛國之情。不能自己。元祐君子。既竄殆盡。卒不為小人所害。公一言之力也。嘗評吾南渡目前人物輩出。惟端明蔡公。及公大節表表。名播青史。豈非所謂出類拔萃者乎。僕與公裔孫希賢有舊。一日袖其書示教。曰。此吾祖諫論也。盍手莊誦。乃知古人視國如視家。朝廷一事少差。必形諫疏。惜堂下萬里不悟也。至元二年丙子。上元鄉貢進士。黃狀元坊。獻可鄭桂敬書。

陳師黯

宋張齊民畫境集合肥陳府君墓誌銘并夫人李氏府君諱師黯字公譔。徐彭城陳氏曾大父諱宗旦。贈工部尚書。

大父諱洵。吏部員外郎。三司鹽鐵副使。父諱瑛。國子博士。通判絳州。府君之夫人趙平林李氏。曾大父諱宗譔。翰林學士。贈太尉。父諱昭述。翰林侍讀學士。尚書右丞。贈禮部尚書。父上卿殿中丞。夫人并年歸于府君。以侍郎。遺表奏補太廟齋郎。歷鳳翔府郿縣主簿。唐州湖陽縣令。潤州司理參軍。光州光山縣令。監壽州在城鹽酒稅。改宣義郎。差知廬州合淝縣。今上即位。改宣德郎。賜五品服。以元符三年五月二十日起合肥。卒於濠州。享年六十。夫人以元祐三年六月六日。先府君歿於彭城。享年四十一。至某年月日。其孤舉府君與夫人表柩於彭城縣尚書之塋。禮也。府君自少言行有常。不妄交際。吏治精密。不自表襮。公私大小。天如也。初至郡。吏皆少君。已而縮手弗敢試。以事人多。以此知之。改官待次。既而丁安康艱。及之官。合淝終八年。泊寄貯貽之野。易衣併日。人不見憂色。所居頗多可紀。曾不蘄於人知。而人自知之。夫人生長大家。母永昌郡君章氏。實郿公女。而夫人章出也。耳染目濡。窮極貴富。而能處約好禮。同府君於艱難。內外族人咸賢之。有子孝忠。六女。三嫁為士妻。餘尚幼。初絳州娶文元龐公之女。曰安康郡君。生三男子。府君其長也。次日師仲。曰師道。師道以文章致高名。不幸亡矣。師仲有才智。而府君法度如此。侍郎位下。不滿德。光明盛大。庶幾在其子孫。而府君夫婦所饗亦止此。可嗟矣。夫予於府君。世道婚姻。且相好也。勒石下泉。不敢以誣。是為銘。曰。夫介廉婦順。約位卑壽保。天之所貴。嗚呼會薄。

永樂大典卷三千四百四十六

十一

年六十。夫人以元祐三年六月六日。先府君歿於彭城。享年四十一。至某年月日。其孤舉府君與夫人表柩於彭城縣尚書之塋。禮也。府君自少言行有常。不妄交際。吏治精密。不自表襮。公私大小。天如也。初至郡。吏皆少君。已而縮手弗敢試。以事人多。以此知之。改官待次。既而丁安康艱。及之官。合淝終八年。泊寄貯貽之野。易衣併日。人不見憂色。所居頗多可紀。曾不蘄於人知。而人自知之。夫人生長大家。母永昌郡君章氏。實郿公女。而夫人章出也。耳染目濡。窮極貴富。而能處約好禮。同府君於艱難。內外族人咸賢之。有子孝忠。六女。三嫁為士妻。餘尚幼。初絳州娶文元龐公之女。曰安康郡君。生三男子。府君其長也。次日師仲。曰師道。師道以文章致高名。不幸亡矣。師仲有才智。而府君法度如此。侍郎位下。不滿德。光明盛大。庶幾在其子孫。而府君夫婦所饗亦止此。可嗟矣。夫予於府君。世道婚姻。且相好也。勒石下泉。不敢以誣。是為銘。曰。夫介廉婦順。約位卑壽保。天之所貴。嗚呼會薄。

陳諤

清漳志。諤字昌國。龍溪人。少進太學。累試不效。歸以其學教授里人。大抵以孝弟忠信為本。初在太學。其父喪。不踰月而生。兄

弟友愛不分居。元祐間，衆舉經明行修科，郡吏使之，崇寧初，郡舉八行，公爲舉首，俄而疾止。二年後，赦恩授郟州文學，子錫特賜進士出身。元祐時，多傾謀，蓋其始浩然齋，雅談陳謬，越人嘗遊廬山，於窮谷中，遇名士，髮而跣坐大盤石，微作吟哦，陳異而問焉，髮瞳目不答，驚逝去。陳益異，少至明因寺爲僧道所見，僧曰：此與國趙知軍也。爲郡有異政，民德之。兵火後，棄家入山寺中，日以少米給之，指穹林絕嶽，問曰：此其所居也。陳策杖披荆訪之，髮知有人至，已逸去矣。獨葺屋一間，不蔽風雨，土木瓦器，地爐竹几而已。間有破石硯，短紙數十幅，取視之，則詩也，或一聯二聯，無成章者。陳僅記其數語云：戰血肥春草，妖魂附野狐。又風吹沙草落，日黃鴉啄，胸臆飛不起，蓋有道者云。

陳淬

宋史忠義傳：淬，字君銳，興化軍莆田人。紹聖初，下第，挾策西遊。時呂忠、御帥、廊廷、淬戎服往見，忠、御問相見何事，淬曰：大丈夫求見大丈夫，又何事？忠、御器之，補三班奉職，與西人接戰于烏原，手殺十餘人，擒其酋，主養爲左班殿直，廊廷路兵馬都監，累遷武經郎。丁外艱，宣和四年，召赴闕，授真定路分都監，兼知北管、河北第一將，尋拜忠州團練使，真定府路馬步副總管。七年，金人入真定，淬以孤軍禦之，妻孥八人皆遇害。建炎元年，辟諸軍統制，宗澤命擊金人于南華，敗之，兼大名府路都總管，兵馬鈐轄，推知恩州。王善者，金之種落也，擁衆十萬，長驅兩河，遂襲恩。淬與表子仲剛拒戰，賊飛刃及淬，仲剛以身蔽刃死之。明年，善復圍陳州，淬大敗善兵，拜宿州安撫使。李成叛，詔以淬爲御營使，六軍都統，淮南招撫使，討之三載，三捷未幾，金人犯采石，又檄淬回援建康。淬將中軍，戚方將前軍，王瓌將後軍，淬曰：彼衆雖多，然止有二十艘，艘不越五十人，每至不過千人，吾伏兵葭蘆翳蔽，俟其旋濟，旋獲前後，不相知。訖濟，當盡獲矣。杜充不從，金兵遂犯板橋，諸軍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床大罵，力交於背，而邑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官其一子一婿。黃陽志：宣和四年，燕雲初復，召陳淬授河北第一將，明年，女真人陳許舉蔚州降，命淬部千人守之，諜譚積節制虜酋烏陸鉢，中大王以二十萬圍城，積下令曰：兩國已通好，敢有取虜級者死，傷者刑。虜謀知之，沿城而上者，衆衆然，淬不得已，乃突重圍而出，直抵雲中，與虜相論，由直且請死節于此，虜相義之，遣五千騎送淬南還，拜忠州團練使，真定府路馬步軍副都統，兵馬鈐轄。時粘罕傳檄州縣，惟淬降書不可得，真定城陷，淬之妻孥死者凡八人，尋知恩州，虜有王善者，乃擁衆數十萬，長驅兩河。

遂襲恩。泮與長子仲剛出戰。飛刃傷泮。仲剛以身蔽刃。死之。建炎元年。善解恩即來京師。二年。善復擁眾屯陳留。留守杜充授泮諸軍都統制。領兵四千討之。善懼。退守其城。泮遣卒持婦人巾。復罵辱之。善不能堪。乃出戰。大敗。奔散。相藉二十里。升康州防禦使。三年。軍駕渡江。詔泮捍壁建康。杜充奪其兵柄。乃請祠。提舉江州太平觀。自題其像曰。數奇不是登壇將。竹杖芒鞋歸去來。俄而李成舉泗州叛。為虜。嚮導犯滁。和遊騎深入。充不得已。授泮御營使司六軍都統制。淮南路招撫副使。與招撫使王瓚合兵。以禦之。初戰于真州六合。再戰于長蘆。道奔遂北。至滁州。破其木寨。國威方振。會北兵統出其後。犯采石。充撤泮。還援建康。泮請扼采石渡。伏兵南岸。逆擊之。力諍不從。板橋失守。倉卒出戰。連日大捷。復出。北兵益至。不可當。三軍皆潰。泮據胡床。大罵杜充而死。詔贈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仍與兩資恩澤。

陳伯瑜

宋陳黥堂集伯瑜宣義行狀。公諱某。字伯瑜。姓陳氏。南劍書寫部員外郎陳氏為延平大族。自少監公之後。世有顯人。名德震天下。而公之曾祖可法。皇祖太初。皇考瑄。蓋三世不仕。公自少時。即發憤讀書。

欲張大其家數。刻苦不少解。宗黨多譽之。尤為叔祖朝議之所信愛。雖遊宦遠方。未嘗不以自隨也。以是公得徧歷通都大邑。從良師友。以學學且成。其施於科舉者有餘矣。然每出輒不利。中年益奇蹇。遂棄而家居。往來田野間。若無意於斯世者。獨教其子升。散曰。耕而獲。常理也。旱潦則亦有。汝力於學。以進。少監之子孫。無我多愧。且吾先世多潛德。至于今。蓋久寧常晦而不彰乎。二子遵其言。日進不已。其後數年。果有貢于禮部者。雖不偶。而其志愈勵矣。公從容謂其夫人曰。吾兒類能自立者。上方興太學。英才輻輳。學者求琢磨之益。且必於是。吾將遣二子遊焉。而貧無以為道。路之費。奈何。夫人曰。如不可已。則唯所命。公於是鬻饘粥之。以資其子。以。行。里俗或笑之。公適然不以介意。又二年。當元祐三年。而散舉進士。中第。擢之笑者。始相與驚歎。以公之不計目前。為得。又十年。當紹聖四年。而升復登科。人以是大服公。則又相與拊蹈。為公深賀。公謝客曰。教子欲其在。吾志也。以文墨而得祿。比比皆然。何足賀。識者謂公器度過人。遠甚其子。卒皆有成矣。豈其教之固有道歟。崇寧中。散調於吏部。得虔州幕官。虔於江西。為大郡。當江嶺之衝。貴人達宦。常所往來。與夫朝廷之有事于交廣者。出入必過焉。其見散者。則以度之。屬吏為得人。會群蠻擾邊。克之朝廷。

永樂大典

卷三二四六

以廣西融宜等州別為一路。隸黔南自幕寮以上皆堂選重其事也。由是諸公之任事于此者。交辟之書。奏就除融州判官。戩以公老不慮。去書未告曰。必辭是。公聞之。即輕騎詣其子所。詰之曰。男子志四方。事業亦欲及時。汝為汝之所為。毋以我故自滯。僕汝有立。雖行萬里之外。如在吾側。不然。徒朝夕相依。無謂也。汝必往。戩不得辭。公因挈其婦孫以歸。而使戩獨之官。後果以戎功。改通直郎。用元圭。恩封公承事郎。又用郊祀恩。再封公宣義郎。春平躬被寵榮。人為公喜。而公之辭色卒不見。其有異於平日也。戩居黔南日久。屬以侍養。乞於朝。已而得請。當詣闕。遂並授福州閩縣丞。以歸。既歸。父子相見。歡甚。久之。迎公如閩。蓋春平而後返。其明年。二子亦返。未幾。公復趣二子還任。戩曰。長樂佳山水。游觀休息之所。為多。且飲食醫藥尤便。老人其必之此乎。升進而言曰。始戩之令於四明之昌國也。涉江逾海。道遠且阻。翁嘗與俱。比南歸。而丞于閩也。又待侍翁以往。今升領建之松溪邑事。其去家於閩。為近。居處口牀之奉。非所憂。當為升行。戩不必聽。公笑而從之。其在松溪。強健如未病時。冬十月朔。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子孫以次賀。婦進饋。就視。則已奄然逝矣。蓋政和四年也。享年八十有四。公純直樂易。其於孝友。蓋不待勉強而後能。至平居語莊而氣平。

永樂大典卷三二四六

古

於人無貴賤戚疎。視之若一。宜其遇事易撓。然一有不款於義。無苟從者。其奉已至約。而施于無吝。悅之。不以其好弗屑也。在昌國。其子官滿。奉之以歸。至郡。即先走會稽。告其去於部使者。民有聚白金三百兩。伺公出。羅拜廷下。願以為公壽。且曰。前此為敝邑者。蓋許之也。以大夫之嚴。不敢以請。竊私於下。執事幸不以為罪。公麾而出之。曰。令為國牧民。反於汝乎。貴貨。何義也。汝必速反。吾兒知之。其不汝容矣。民感泣而去。公晚歲貨稍裕。計其所用之餘。遇新陳不繼之際。輒平價出之。閩里之貧者。賴以不用。所居去城市稍遠。俗不餌藥。唯以巫祝為尚。公為儲金石草木之可以療疾者。依古方和之。散以予民。當癘疫並興。公前後所全活甚眾。鄉人德之。始戩之官於黔南也。戎事有間。凡嶺外珍奇之物。諸異之玩。僕可以娛心意。快耳目者。莫不畢致。以獻于公。又屬其族子弟築亭於居第之東。宏壯偉麗。大溪橫其前。喬木蒼然。掩映左右。以為公親戚故舊燕游之地。至於觴豆之器。射壺博奕之具。無一不備。求者樂之。且以公之難老。為有子也。公曰。吾兒念我。欲以是相悅。然吾豈待此而後足。不遽止之。亦所以慰其遠情耳。公之清修恬淡。蓋如此。公夫人邑里鄧氏。資淑敬慎。治家嚴整。而用物有度。方公捐書就問。不以生事。櫻心。宴甚。夫人為均節有無。至婚喪祭。

祀賓客之所宜費者。率不更其素。故人以為難。蓋長公一歲前公十年而終。亦以其子陞朝贈儒人。生三男子。長曰升。次克輔。而季則戡也。克輔蚤世。升後公一年亦卒。管止文林郎。女二人。適進士黃約。羅世英。孫男四人。將以六年十二月二日。卒。而葬公於縣之崇仁里。故發沖之原。夫人之兆。宜有顯刻。以傳不朽。謹叙次其世系行義如右。以告當世之君子。使誌公之墓者。得以考焉。陳了翁集。陳伯瑜墓誌銘并序。伯瑜。南劍州沙縣人。諱

感。伯瑜。其字也。二子升。戡。舉進士。皆中第。戡。陞朝。遇元主恩。封承事郎。再封宣義郎。年八十有四。卒于升之官舍。未葬。而升卒。戡泣血。命其族弟漸。狀伯瑜之仁。遣人來九江。請銘。維伯瑜高祖諱文餘。以其子秘書少監。贈駕部員外郎。曾祖諱可法。祖諱太初。考諱暄。皆不仕。我先公朝議與伯瑜之祖兄弟也。常携伯瑜之官。育誨之。如己子。慶曆中。先公為羅源令。其治以教民化俗為先。時祭酒鄭公先生年始壯。猶未仕。而名德已重。先公以禮致先生于縣。學問之。父兄欲立其子弟者。皆樂使受教。吾族之士。來就教者亦眾。伯瑜率性肄業。獨不敢懈。先公器愛之。由是益自勉勵。其施於科舉者。若有餘矣。然每試輒不利。中年益奇蹇。於是專以教子為務。遣升戡入太學。鬻田以資其行。里俗共笑之。自元祐至紹聖。十餘年間。戡升相

永樂大典卷三千四百六

十五

繼登第。昔之哭者。翻然賀之曰。不計目前。其效乃爾。伯瑜答之曰。以文藝得祿。其誰不然。何足賀耶。崇寧中。戡任虔幕。點南部使者。以蠻獠擾邊。欲辟戡為用。戡以親老。辭不就。伯瑜聞之。亟詣請上。勉諭戡曰。吾意所安。汝勿辭也。吾為汝挈婦孫以歸。戡始從辟。除融州判官。以克敵有勞。轉通直郎。授福州閩縣丞。迎伯瑜之官。時升知建州松溪縣。亦請迎侍。遂自閩如松溪。冬十月朔。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上。子孫以次賀。婦進饋。就視。則已奄然逝矣。政和四年也。伯瑜為士修謹。未嘗忤一物。有不嫌於義。則無苟從者。初戡為令於明之昌國。邑于海嶼。去州遠。部使者畏海道。未嘗至。今以故多因循。戡在官。修潔。邑人知不可說。於其行。厚集餞餽。為伯瑜壽。伯瑜輒止之。曰。吾兒知之。不汝容矣。民感泣而去。至今鄞之士大夫。喜言其事也。伯瑜晚歲。貧稍裕。廩有餘粟。遇貴平價出之。閭里之貧者。周焉。鄉俗有疾。不訪醫。唯巫祝是詢。伯瑜畜藥物。作湯劑。疫歲多。所全活。所居。枕大溪。喬木蒼然。蔽映左右。戡築亭臨水。以為娛親燕客之地。沙陽里居之。老。成之奉議。與前莆田薄溫之伯瑜之諸父也。時節享墓禮畢。或與伯瑜集會于亭。是三老之年。皆過八十。而安樂輕健。起居飲食。不減壯時。復相似也。并鄉社高年。白首團聚。幼壯拱侍。歌詠笑語。靡而不詳。來往關聽。止。嚮。停。

韓指點歎息。如在圖書。此吾里之勝事。老於異鄉。不得往與。今伯瑜亡矣。孰知予心之悲也。伯瑜夫人鄭氏。內治嚴整。初喪後。裕用度不易其常。為主教子。皆有助焉。先伯瑜十年卒。後哉。陞朝始贈。猶人子男三人。長升文。林郎次克輔。早卒。李哉也。女二人。適黃約羅世英。皆士孫。男四人。六羊。十二月卒。葬于崇仁里。故發沖之原。銘曰。學而能訓。老復替紳。彼積困倉。我則潤身。既立厥子。恬為婦人。其心孔遠。後將益新。

陳策

南雄府團練。策紹聖四年。何昌言榜第五甲。登第。官至朝奉大夫。

陳暘

宋史儒林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徽宗初。進。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大學博士。秘書省正字。

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既上。遷太常丞。進駕部員外郎。為講議司。參詳禮樂官。魏漢津講樂。用京房二變四清。暘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虛也。二變以變宮為君。四清以黃鍾清為君。事以時作。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太孫。太呂。夾鍾。或可分也。而黃鍾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專無二上之旨哉。時論方右漢津。絀暘。議進鴻臚太常少卿。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提

永樂大典卷三千四百六

十六

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祥道字用之。元祐中為太常博士。終秘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百五十卷。與暘樂書並行于世。

陳祐

宋史列傳。祐字純益。仙井人。第進士。元符末。以吏部員外郎拜石正言。上疏徽宗曰。有旨令臣與任伯雨論韓忠彥。援引元祐臣僚事。按賈易。岑象。永豐。張來。黃庭堅。龔原。是補之。劉唐老。李昭玘。人才均可用。持迹近嫌疑而已。今若分別黨類。天下之人。必且妄意陛下。遂去元祐之臣。復興紹聖政事。今紹聖人才。比肩於朝。一切不問。元祐之人。數十。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遷右司諫。言林希紹聖初

掌書命草。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等制。皆務求合章惇之意。陛下頃用臣言。視其職。自大名移揚州。而希謝表。其言皆出於先朝。大抵姦人詆毀善類。事成則據已所憤。事敗則歸過於君。至如過夫未形。而訓辭先具。安得為責人之實。歷辨詆証。而上侵聖烈。安得為臣子之誼。不一二年。致位樞近。而希尚敢忿躁不平。謝章慢上不我此。而可忍。孰不可忍。希再降知舒州。又論章惇。蔡京。蔡卞。郝隨。鄧洵武。忤旨。通判滁州。下乞貶伯雨等。祐在數中。編管澧州。徙歸州。後承議郎卒。東都事略。陳祐舉進士。元符三年。擢為利州路常平。尋除右正言。遷右司諫。祐言元祐人才。誠為可用。今紹聖

人材。比肩於朝。而元祐臣僚。纔十數人。輒攻擊不已。是朝廷之上。公然立黨也。既又上言曰。臣聞惟辟作福。惟辟作威。威福之行。權綱所在。為人臣者。蓋無與。臣切聞陛下有所除擢。而大臣往往執奏。事寢不行。至有留身沮格。成命者。豈所謂公事公言者哉。臣願陛下力行裁抑。無使權柄下移。則朝廷之福也。以論事切直。出通判滁州。蔡京用事。編管歸州。遇赦放還而卒。

陳禾

宋史列傳。禾字秀實。明州鄞縣人。舉元符三年進士。累遷辟雍博士。時方以傳注記問為學。禾始崇尚義理。黜抑浮華。入對

契旨。擢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蔡京遣酷吏李孝壽窮治章綈。鑄錢獄。連及士大夫甚眾。禾奏免孝壽。京于儵為太常少卿。何執中督蔡芝為將作監。皆疏其罪罷之。天下久平。武備寬弛。東南尤甚。禾請增戍。繕城壁。以戒不虞。或指為主事。格不下。其後盜起。人服其先見。遷左正言。俄除給事中。時童貫權益張。與黃經臣胥用事。御史中丞盧航表裏為姦。搢紳側目。禾曰。此國家安危之本也。吾位言責。此而不言。一遺給舍。則非其職矣。未拜命。首抗疏劾貫。復劾經臣。怙寵弄權。跨街朝列。每云詔令皆出其手。言上將用某人。舉某事。已而詔下。悉如其言。夫發號施令。國之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奈何使官寺得與。臣之所憂。不獨經臣。此塗一開。類進者眾。國家之禍。有不可道。願亟竄之遠方。論奏未終。上拂衣起。禾引上衣請畢其說。衣裾落。上曰。正言碎朕衣矣。禾言陛下不惜碎衣。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言愈切。上變色曰。卿能如此。朕復何憂。內侍請上易衣。上却之曰。留以旌直臣。翌日貫等相率前懇。謂國家極治安。得此不祥語。虛航奏禾狂妄。謫監信州酒。遇赦得自便還里。初陳權歸自嶺外。居于鄞。與禾相好。遣其子正彙從學。後正彙告京罪。執詣闕。權亦就逮。經臣誣其獄。檄禾取證。禾答以事有之。罪不敢逃。或謂其夫對禾曰。禍福死生。命也。豈可以死易不義邪。願得分賢者罪。遂坐瑾黨。傳官。遇赦復起。知廣德軍。移知和州。尋遭內艱。服除。知秀州。王黼新得政。未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汝州。薛益堅曰。寧餓死。黼聞而銜之。禾兄秉時為壽春府教授。禾侍兄官居。適童貫領兵道府下。謁不得入。謁之不受。貫怒。歸而譖之。上曰。此人素如此。汝不能容邪。久之。知舒州。命下而卒。贈中大夫。謚文言。禾性不苟合。立朝廷挺挺。有風操。有易傳九卷。春秋傳十二卷。論語孟子解各十卷。王明清揮麈餘話。陳禾字秀實。四明人。政和初。為右正言。明目張膽。展盡底蘊。時稱得人。徽宗批出除給事中。後忤權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六

貴優責授信州監酒久之自便馬祠奉親還里先是陳瑩中寓居郡中未交遊日久又遣其子正彙來從學後瑩中論列蔡元長得罪未上書力為救解及正彙告發蔡氏事父子俱就逮監獄者知瑩中與未游謂言必自未發移文取證未答以事誠有之罪不敢逃人謂未曰豈宜以實對未曰禍福生死吾自有處豈肯以一死易不義耶僅得分賢者罪固所願也朝廷指以為黨勒停宣和中起守龍舒以卒事見高抑崇閣所述行狀紹熙間史直翁再相上其所著易與春秋傳持官其孫近脩四朝史無人為之立傳此節義遂失傳於後世可勝太息四明志陳未字秀實鄞縣人父謚登進士第博學教授鄉里未兄秉八行舉于鄉未亦登進士第鄉人稱其善教子初為鄞州司法治獄多平反部使者薦之調濰州教授講釋經學濰諸生始明經再調婺州復以經學教授朝廷聞其名召為學正博士權監察御史左正言後因陳瓘子正彙上疏攻蔡京下獄辭連與未同議瓘未俱除名建炎中詔曰蔡京坐貶者皆欲復未獨不及始未知和州秦檜以過客干未未不禮之故訖紹興時雖子孫訴于朝檜力格不行孝宗朝史浩侍經筵上其所著易春秋語孟解孝宗特官其孫正己嘉定初孫立己請于朝始贈中大夫謚文介高閑序其春秋且言未嘗曰吾歷居臺諫未嘗置人於獄發人之私其春秋不以褒貶言深得微旨

永樂大典卷三十四六

六

陳朝老

建安志朝老字廷臣政和人七歲能詩其祖嘗令賦雪援言朝老時為太學生論事剴切臺諫受蔡京風旨例以狂妄目之置司考核於是獲罪者眾京益肆橫中外顯要悉出其門朝老上疏論京跋扈將大不利於國編置道州靖康初以為被召力辭不起自號常歡喜居士名堂曰寄懷又賦吾亦愛吾廬詩自述其所居之勝士大夫高其行義有文集百卷藏於家云

陳選

宋楊龜山集陳居士傳選南劍州將樂人世以豪貨為鄉閭大姓其為人忠信愿慤不妄與人交晨興正冠修容坐堂下夫婦相對如賓非慶弔未嘗出門雖連牆有經時不見其面者間有所之必筮而後往家人俟其歸其跡可數也平居恂恂人莫見其喜怒聞門之內雍如也其遇人無長幼必盡誠敬雖橫逆有惡戲至如弗聞視其容貌泊然若無足芥蒂者以故人亦信之後雖有善侵暴者不敢犯也卒

年四十六。龜山楊某曰。予嘗讀沈公筆談。見其所載杜生事。沈公自謂時方有軍事。至夜半未卧。罷其僚屬有談杜生者。聞之不覺肅然。志其勞。考公之所為。於杜生幾可無悔矣。非其中有所養。詎能若是哉。惜公之佳。予尚幼未能究。知其所有。故不得而備論之也。當是時。陋邦小邑。無縉紳先生。明道德之歸。以覺斯人。又無高世之士。舍德隱耀。相與薰陶浸灌。輔成其美。此予所以深嗟而屢嘆之也。然觀其襟度夷曠。不可汙撓。蓋有非學之所能至者。世之薄夫淺子。一有戾己。僅如毛髮。則悻悻然見於顏面。必反之而後已。其視公為如何。故特為之論著。以示其子孫。使知先世所以遺已者。在此不在彼也。公少時有故人將亡。予尚幼。以白金數鎰委之者。比其子壯。公召與之。其人瞿然謝之。初弗知也。蓋其信義足以託孤如此。然此在公為不足書者。而邑人以此多公。故并述之附其末。中立先生所撰陳居士傳。予兄孫漸得其本。自餘杭來。四明出以示予。先生言行信于天下。所以深嗟而屢歎之者。雖晦于今。後當顯白。異時尚論之士。可不考歟。予與居士同鄉。而以不得見之為恨。為寫此傳。以畀其子孫。使刻而藏之。以成先生論述之志。大觀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沙縣陳瓘書。居士本不求知於人人。自知之。宗子博士楊公中立。又為之傳。以行於世。所

永樂大典卷三百四十六

九

以風勸來者。蓋不但一鄉而已也。大觀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晉陵郝浩既篆其前。已因書此。以見意云。昔楊子雲稱蜀人之賢。以李仲元為畏人。想見其人。信順之氣。積於中。而暢於外。蓋黃叔度之流。惟以生於遠方。不聞於中原。士大夫獨因雄書而名載於後世。今陳居士舍德隱厚。沈冥於七閩之下。邑未有能知之者。吾友中立為發其蘊。以詔其子孫。吾知其與仲元俱不朽矣。此於名教。豈小補哉。政和二年。孟夏中澣。建安游酢書。予嘗愛范曄作黃叔度傳。初無言行可見之迹。後之讀者。想望其人。如不可及。今觀中立先生傳陳居士。其文亦然。居士處於僻遠。雖無卓然顯白于世者。既得佳傳。又得郡陳二公為之書篆。且跋其後。以垂不朽。讀者想望其人。當與叔度齊驅而並駕云。宣和二年仲夏。梁谿李綱書。

陳偕

宋秦觀淮海集陳偕傳。偕姓陳氏。淮南廣陵人。故饒財。而偕

既喜其畫。且愛其為人。往往稱之。然非偕之好也。其言曰。余從事茲有年矣。凡古今之畫。不見則已。苟有見焉。雖弊縑裂素之餘。未嘗不學。一不可於意。輒復易之。紙筆濡墨。欣然忘勞。蓋是時。余方以畫為事。故其勢不得不然。乃今思之。亦良苦矣。且物之有形。如浮埃聚沫。未無所從。去無所詣。

一興一情於無窮之中。而我方汨汨然隨而畫之。可不惑歟。彼好事者又從而玩之。至藏於巾笥。目不欲以數閱。可不謂大惑者歟。嗚呼。今老矣。願家貧無以給衣食之奉。聊復悅仰於其間。至於得失精粗。不復經意也。又曰。有學於余者眾矣。余將教之。必使縱心之所動。肆筆之所成。以觀其失。蓋工而不雅者有矣。疎而不俗者有矣。詳畧得宜。意氣容與。卓乎遂若無與及者。亦或有焉。余從而告之曰。其後當然。其後當然。已而果然。夫畫固技之微者也。其猶若是。又况有貴於畫者哉。其子直躬亦世其學。而所言尤異。嘗曰。昔宋元君將畫圖。有一史解衣盤礴。羸君曰。是真畫者也。夫解衣盤礴。固個儻之所得。間暇之為好也。元君乃以為真畫。其意果安在乎。有得於此。然後可與言畫。而或說以謂神定意閑。固以異於他史。其亦失元君之意矣。余聞而異之。又從而思之。豈所謂自得於己者耶。抑亦得於人者耶。將內雖不充其言。而頗亦有志於是耶。人固未易知。然比夫術技以夸人。實能以售汙俗者。相去亦遠矣。古之君子。聞一言中於理。必書之。故漁人之所賦。孺子之所歌。皆得載於前史。矧其有合於道德之要者乎。於是為傳其言。以遺同好。亦時觀之以自擇焉。

永樂大典卷三百四十六

千

陳驥

氏族言行類彙陳驥仙遊留坡人也。元符間登進士第。歷宗子博學。有文章。名最高。先以父任。歷福建戶曹。尋推第八朝為剛定。累遷太學國子博士。出知惠南恩二州。子諱字正仲。未榜登科。開禧間為侍從。出守宣城。以竇謨閣待制奉祠歸第。

陳興明

真仙通鑑陳興明幼為道士。居南嶽。遊天柱峯。遇二神人。授以道要。脩之十年。鷄犬皆升天。宋徽宗封致虛守靜真人。

陳後之

宋陳長方唯室集撰先豫章公墓銘。借如村先正名作公。諱某。字後之。福州閩縣人。漢太丘長之後。曾祖某。天禧中為祕書省校書郎。祖某。父某。不仕。以德稱于鄉。母汝南周氏。都官負外郎。朝之女。公幼有大志。刻意古道。諸老先生皆奇之。年十六。貢禮部。再上。又黜。因周游京洛兩河。師友賢士交。一時豪傑將有為斯世也。元符庚辰歲。中進士第。授將仕郎。江州德安縣主簿。再調和州司戶參軍。歲滿。遷通仕郎。建康軍節度推官。丁父憂。服除。監在京河南炭場。用舉者改宣教郎。充洪州司錄事。代且至。以疾終於官。享年五十有三。寶宣和三年六月八日也。葬于福州懷安縣太平山。娶吳氏。前卒。再娶林氏。太僕卿旦之女。林公在熙寧元祐中。再以論事去。林夫人守節義。得家法。二男子。長方。少方。其

李罕卒孫二人正學正行當建中靖國元年朝廷更張秦陵政事公移書
鄒侍郎浩其畧曰天下事元祐引而西北紹聖引而東南今後引而為元
祐矣僕之私憂將恐其於紹聖者後黨錮起如公言與陳公權友善陳公
材高作材論諷之陳公在諫省公多所裨益獨論造作局論險詖私謁進
退人材論士氣盛衰繫國勢輕重其藁偶存陳公陰薦之未及用而蔡京
進陳公嘗論京必亂天下京欲併害公會江州易守以公名付之守來無
得檄公按回湖口縣運以早告即劾受成胥史失賦稅奏上遇二赦京猶
請特旨廢公公在德安定崇寧壬午歲後三十年當紹興改元族弟籍自
蘄水避李成之擾偶至德安父老問其名氏族姓知公弟也委曲調護全
家以免在和州三獄不應死守欲殺久論不從一日同寮大集抱牘與辨
于座守怒以辭氣相加座上直者憤弱者憎錯立引却公色平言莊徐理
前語卒得要領而退有言者公曰歷陽太守叱司戶何預我哉弟殺不辜
不以天下易吾介也方著守與婦併卒通判州事燕若霖扶怨不許治喪
其公為之盡力不顧燕怒未有以發守之子訴於朝燕以罪去監炭場五
年率漏未盡十刻出泄局午而歸朋游問故公曰吾為祿仕敢不謹職然
居今唯此官為易塞責爾自隱荒庫故人居政府不一相聞獨聞一士則

永樂大典卷三千四百四十六

十一

身先之汲汲甚於在位者其自任又如此明堂禮官王昇以釣臺江公公
望之言欲引公共事昇之學易以明象為主謂易為象而成書聖人所謂
尚其詞尚其變尚其占棄不取也故其制東宮車服皆績雲雷以震為長
子為雲雷而已公與之言禮不合遂罷在洪州州吏何爽為姦利前後數
守爽摘紙尾請書判公至亦習故常會攝事發其姦付之李官自此一府
竦然承聽守病求去未得請以政委公時游察院醉守舒州書來言江上
舟往來颿檣相望頌公盈身察院公之師友其言非相諛悅者後守至公
偶行縣軍衣不時得口語藉藉州人稍引去公聞之料金帛具車牛而歸
期以某日集時諸軍諱于守廳事入庫索庫官道路什百為伍公至呼其
長與語曰軍衣稍後何敢爾何敢爾歸營三日以尺籍先後受衣某所敢
後者有法其曹素熟威信寂然如水歸壑會金帛亦至州遂無事宣和中
內府須求權倖又因之達官臨州畏首畏尾公於二事每裁之以義視棄
去易涕唾人以蒙患然其官居下故非卓然繫天下與衰治亂者疾病外
邑人日誦賢家既沒哭有失教者事中人欲則相與歎咤曰陳司錄在有
此耶天下善類無不悲悼龜山楊公時橫塘許公景衡皆有為國家痛惜
之語欲述治行未果而二公沒嗚呼公之學以有諸已為基以大而化為

永樂大典

卷三一四六

絳髮齒暮矣拳拳焉不知其他齊家事君處人應事一出於誠雖委蛇曲折往後萬變而卒歸于是從仕二紀丁君子彙而之時又不幸不年見於世者唯此此天下善類所以聞之而悲也乃若負至學憂斯世而不少貶以觀幸於直尋則其道固如是銘曰望之若斧深之若鉅體魄降于土莫敢易其常古學乎知天行乎罔愆不施不傳所畫者年石紀遺蹟人子之欲過者必肅孰為無父之國

陳過庭

會稽志陳過庭字賓王山陰人進士第政和中為祠部

時或侍遼主苦風痺又箭損一目過庭歸證其疾且勸帝飭遣備遣太常少卿起居舍人宣和二平進中書舍人繼七日遷禮部侍郎又遷御史中丞兼侍讀睦寇竊發過庭言致寇者蔡京養寇者王黼竄二人則寇自平又未勅父子本刑餘小人交結權近竊取名器罪惡盈積宜昭正典刑以謝天下由是罷知蘄州提督海州團練使黃州安置三年得自便欽宗立以集英殿修撰起知漳州未行以兵部侍郎召在道除中丞初入見帝諭以國家多難每事當悉意盡言於是節度使范詵丐歸環衛過庭因言自崇寧以來建旄餼多不由勲績請除宗室及將帥立功者餘並如訥例

永樂大典卷三十四

五

又乞辨宣仁后誣謗姚古擁兵不援太原陳其可斬之罪也竄諸嶺表進禮部尚書擢右丞中書侍郎議遣大臣使金人耿南仲以老聶昌以親辭過庭曰主憂臣辱死帝固遣南仲昌及城陷過庭亦行因被留不遂建炎初以資文獻大學士提舉太平觀四年六月薨於虜而明年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肅

陳元凱

平陽志元故嘉議大夫浙東海石道肅政廉訪使贈通議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上輕車都尉追封穎川郡

侯謚靖宣陳公神道碑銘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既一區宇網羅天下賢俊之士以輔其裕皇道足以經邦武足以闢國至於宣化承流蕃屏帝室使者有咨詠原隰之風循吏有惠安四里之政皆能乘時之會樹功立石丹圖青史炳煥後世而傳無窮者若廉訪使陳公其一人焉公諱元凱字時舉其先京兆萬年人君唐廣明中有諱璿者避黃巢亂遷眉之青神瓊生廷祿廷祿生顯忠顯忠生希亮宋天聖五年進士任至太常少卿知鳳翔府與文潞公為同年始遷洛陽卒贈金紫光祿大夫刑部尚書范蜀公誌其墓後以曾孫與議叅大政贈太子太保生四子曰悅曰恪曰恂

曰懷悅慶曆六年進士任至轉運使懷與蘇文忠公遊號曰方山子悅主
 揮慈州士遺亂遂居臨緝揮生瀨官儒林郎瀨生克基天德三年進士任少
 中大夫國子監丞是為公曾大父少中主仲謙金昭勇大將軍陝西規措
 使是為公大父昭勇生膺入聖朝為東平路勸農使贈嘉議大夫禮部尚
 書是為公妣李氏追封潁川郡夫人公生而純孝年三十母夫人卒哀
 毀過人至元三年裕宗皇帝在東宮大保劉文貞公以公才德薦自是扈
 從往來兩都數被顧問公舉止詳雅占對稱旨除官籍監丞稍遷同知後
 州路總管府事二十年拜江西行省郎中時自龍興南祗使嶺諸郡盜賊
 益起所在屯聚一日省中議討賊方畧公曰破賊在擇良將舉招討使郭
 彥高可用彥高時被讒繫獄眾以為不可公曰使公不如使過况非其罪
 由是命以討捕悉平之廣東賊黎德據海州時出抄掠右丞忽都帖木公
 方督征交趾軍糧過海適與賊遇繫大破擒之欲俘獻闕下公請於右丞
 曰黎德海島寇耳且速正其刑以謝百姓即命磔請市廣海以安移雷州
 尹州故置城縣戶十有二萬盜賊繁多公既署事會僚屬陳彌溢之策
 皆謝不能公曰今日當以安百姓為急務百姓安則民不待勸而衣食足
 盜賊自悉矣居三日羣盜屏跡訟庭間然逃民稍稍復業葺廬舍闢土田

永樂大典卷三百四十六

稻禾芄然蔽於四野宗故官陳提刑隱居山中至是率老儒十餘人皆髮
 鬚皓白衣冠甚偉來謁曰某等十餘年來未曾入城府今適會秋丁感公
 善政故一來耳公館之學官行釋菜禮民觀者如堵墻留十數日辭去陞
 江州路總管下車以興學校為己任屬縣德化學久廢登脩完之濂溪周
 元公故宅在城南後改作書院燬於兵公移荆城中如建陶靖節陳了翁
 祠皆尚賢後古之事會朝廷改提刑按察司為肅政廉訪司妙選使者除
 公海北廣東道肅政廉訪使以疾不赴元貞元年復授龍興路總管陸離
 徽仁裕聖皇太后諭旨汝曰臣宜善治賜錦衣以寵其行龍興城郭俯章
 江連歲大水城不沒者數板壞民廬舍飢死者眾公請於行省罷河泊之
 征為鈔二十萬貫聽民自取以贖食賴以全活者無數得免轉徙流離之
 苦至今以為德大德元年拜嶺北湖南道肅政廉訪使公嘗謂同僚曰風
 憲之責在進賢退不肖若循例追埋錢物以多為能豈風憲之責哉其職
 大體類此留一年請告北歸五年除建康路總管為政安靜門無私謁行
 臺甚相推重公以春秋漸高辭歸一十年御史臺遣使授公浙東海右道
 肅政廉訪使之命時成宗皇帝晏駕臺使促公赴任公曰當國家憂危
 之際豈臣子辭官時耶即治裝南邁適兩浙大飢紹興尤甚死者相枕藉

公脈之百方活十餘萬人。後告老於行臺不俟報許長辭而歸。至遭三年。遺疾終於私第。之正寢。皇慶元年七月十七日也。積官嘉議大夫。享年七十有八。贈通議大夫。河東山西道肅政廉訪使。上輕車都尉。追封潁川郡侯。諡曰靖宣。夫人申氏。行省郎中。敗新之女。早卒。繼完顏氏。澧州路總管。仲之女。封潁川郡夫人。子男一人。曰敬立。女一人。嫁吉安路總管完顏鐸。子鑄。是歲十月。敬立奉公柩葬河中府臨晉縣北原。巖山之先塋。禮也。公天資沉毅。喜怒不形於色。絕口不臧。各人物。胷中所守。介如也。得中原文獻之傳。作詩。文務實去華。其自藏之詞。曰良如金玉。重如丘山。儀如鸞鳳。氣似芝蘭。學君子者。當自此始。觀此。則公之為人可知也。數其大郡。有古循吏之風。一再持憲節。不為持擊。酷刻之事。使人改過自新而已。視世之刻薄小人。擬得為之勢。設網罟。陷罪以求人之過。淫刑以逞。吏民重足一跡。惴惴然。日以殺身破家為懼。方以為快意。夷考其行事。貪穢蹤橫。不可勝道。公之仁厚。真古之仁人君子哉。公自浙東請告。未幾。興拜四世從祖簡齋先生墓。時孟頫閑居吳興。公過于雲水之上。翁在山中。不米一見。公留詩為別而去。公既卒之五年。敬立持行狀走京師。以余嘗與公有留詩之好。再拜請銘。孟頫敬公之賢。追尋傳悼。乃為叙而銘之。銘曰。陳氏之先代。

多聞人。宋金洎元咸有俊臣。惟廉訪公。厚德之醇。出牧大郡。子視其民。匪陰匪沴。為陽為春。綉衣持斧。郡邑是巡。匪鵬匪鴉。惟鳳惟麟。賑飢救荒。如疾在身。匪譽是要。而人自親。布宣上德。天下歸仁。昔在有臣。危宋南渡。能詩之嚴。追配杜雨。卒葬江南。為公從祖。公持憲節。往拜其墓。遭時流。一獲展其素。既老而歸。考終八秩。貴富康寧。曰做好德。巖山之原。實惟公宅。善慶之積。子孫蓬吉。刻銘美石。終古不斁。泰定二年。歲次乙丑。正月初四日。男承務郎。開成。路總管。府治中。敬立。建。

永樂大典卷之三千一百四十六

重錄總校官 侍郎 高拱

學士 臣 翟崇淳

分校官 編修 臣 王澤杰

書 高儒士 臣 范濟

圖 蔡監生 臣 執河

臣 孫世良